



特斯特法徒叛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斥 叛 徒 法 斯 特

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3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057 (字数 40,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5/16 插页 4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 (5) 0.18元

出版說明

长期来以共产党员、进步作家的姿态出现在美国文学界的叛徒霍华德·法斯特，从1957年2月起，利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批判，正式投靠了美国反动统治阶级。现在，他的叛徒本色和反苏、反共的面目已暴露无遗，他的反动言行和反动作品虽然在美国大受垄断资本集团的赏识和褒奖，但同时也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的唾弃和驳斥。周揚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正确地指出：“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是一个可耻的叛徒。他在叛党声明中诉说‘我毕生建立起来的信仰完全粉碎了’。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叛徒的忏悔口吻。显然，他粉碎了的只是披在他身上的一层薄薄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真正信仰；他的灵魂深处浸透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腐朽思想。这样的人退出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是坏事，而是好事。”

一年来，我国人民热烈地投入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粉碎了国内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时也丝毫没有忽视国际上一切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的活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听到法斯特叛党的消息，立刻就投入了战斗，

“文艺报”、“人民文学”和“译文”等刊物都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这个可耻叛徒的反动言行作了严正的驳斥。现在我们从这些刊物里选了曹禺同志等的六篇文章，辑成专册，以便广大读者更全面地认识这个叛徒的反动本质，并从法斯特叛党事件吸取教训，进一步认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危险性和危害性。

作家出版社编辑部

1958年7月

統一書號：10020•956

定 价： 0.18 元

目 次

斥叛徒法斯特·····	曹 禹 (1)
十一年前的往事·····	袁水拍 (13)
法斯特的两次自白·····〔苏联〕鲍里斯·伊萨柯夫	(19)
法斯特是修正主义的謳歌者 ·····〔苏联〕格里巴乔夫	(42)
临陣脱逃 ·····〔美国〕菲利浦·包諾斯基	(54)
法斯特叛党经过及各国进步文学界 对他的批判·····	林 文 (61)

斥叛徒法斯特

曹 禺

一年以前，霍华德·法斯特叛了党。美国情报中心和反动报纸，大做宣传，视为反苏反共的大消息。“自我扩张”到了极度的法斯特，感觉自己那样举足轻重，忽然变成了一架反动的文字机器，到处刊登他的“忏悔”、“申辩”，和按照美国资产阶级的意愿写的那些反苏反共的捏造。他们——法斯特和他的主子——以为这样就给社会主义一个重重的打击。

有人说：“这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我们看：“一点也不糟糕，这才是好事。”因为：

第一，法斯特不是他自封的那样一个“神明”，共产主义运动并不因他的背叛就停止波澜壮阔的发展。他以为在他的“光辉”榜样下会有许多知识分子离开革命队伍。但在他写了《我的决定》背叛美国共产党的时候，同样一个美国共产党员，赫伯特·阿普塞卡也做了他自己的决定：“继续做一个党员！”法斯特得到的仅仅是鄙视、唾弃和冷淡。在法斯特叛党后，全世界各角落又有无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了共产党。在人们的心目中，共产党永

远是代表和平、进步、人类光明前途的不可摧毁的力量。

第二，是个脓疮就该挖掉。隐藏在革命队伍的敌人，就不如放在光天化日下让大家瞧瞧。法斯特暴露他的真面目，对我们有很大的好处。当“脱下裤子的”法斯特，锣鼓喧天地在美国最反动的报纸《纽约时报》狂喊着“快来看，免费入座呀，看看一个共产党的叛徒是甚么样子啊”的时候，人们是惊异而愤怒的。但立刻我们意识到这是不足轻重、芝麻大的事情。知识分子入了党，有许多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但我们也见过象法斯特这样一种无聊可耻的叛徒。“组织上入党，思想上从未入党”的人，便常常会有法斯特这样的下场。

法斯特说，自从他的叛党消息发出后，他忽然收不到从苏联寄来的各种人的信件和电报了。他说，这肯定是苏联的邮电机构扣下了这些信电，由此证明在苏联是不自由的。“真理就是我”的法斯特，以为苏联的无产阶级会因他的叛党寄来大批贺电，并且给他戴上“反苏反共”的勋章，这不但说明他的狂妄，而且是利令智昏了。他是到过苏联的，他竟想不出苏联人民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会立刻把法斯特看成是一个无耻的恶棍；他的苏联读者才真是落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里”：表面看来，这个美国作家的文章是进步的，而行动起来，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和这样的作家难道还有甚么共同的语言吗？

第三，法斯特的叛党告诉我们，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是共产党员最大的敌人。法斯特是一手拉着修正主义，一手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入党的。尽管他曾经参加过一些革命的斗争，但他从未丢开他这两个亲密的朋友。他自夸是一个有“自己的亲身体会而成的马克思主义者”，好象说，他这个共产党员，也是一种“特殊材料”造成的，但这“特殊材料”就是把“马克思和耶稣基督，达尔文和路加福音结合在一起”的思想，加上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和朦朧的社会主义前途，混淆在一处的荒謬願望。这种“特殊材料”，只能引他走向毁灭的道路，而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加速了他的自我毁灭。

法斯特的叛党行为，使知识分子认识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唯一的一条正确光明的大道；認真参加革命就必须丢下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包袱，努力地进行思想改造。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法斯特是一个有十五年党龄的党员，但他只会把那些抽象的名辞，甚么“兄弟友爱”、“人类良心”，念咒似地在他的文章里数落着。然而一种见不得人的齷齪的心腸是显明的，便是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仇恨。

苏联是首先消灭了剥削制度，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經濟和文化，一直坚持世界和平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国家。而他認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恐怖的和屠杀的社会主义”。

誰在执行恐怖和屠杀的政策呢？

正是法斯特今天所辯护的所謂美国民主籠罩下的美帝国主义。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变发生了，千百万维护革命的人的头落了地，匈牙利全国成了屠杀和血的海洋。这个灭绝人性的武装暴乱，就是美国的情报中心煽动匈牙利的剥削阶级和反动派搞起来的。共产党员成了活的枪靶。在布达佩斯市委会附近，人们落在中世纪的黑暗里。共产党被吊死在树上，惨无人道的烙刑烧得皮肤嘶嘶作响。这些反动的暴乱者，已经堕落到和禽兽一样，他们活生生的剥去人的背上的皮。但这一切，自命为人类友爱的化身的法斯特，竟视若无睹，毫不引起他的同情和义愤。但当苏联军队为了正义和世界和平，出来援救被屠杀的匈牙利人民，帮助了匈牙利人民重新建立了社会主义秩序时，他忽然和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一样嚎叫起来，说：“这是屠杀和恐怖的社会主义。”

世界上最横蛮最危险的事情他看不见。美帝国主义以惊人的速度扩军备战，用各种原子武器和氢武器，来武装西德和日本，强占中国的台湾。每年支付五百亿美元以上的军备，在英、法、欧洲、东南亚建立无数军事基地。坚决违背人民的意志，从新任用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和纳粹特务头子。绝不停止举世愤恨的核武器试验，死硬地拒绝苏联为保卫世界和平所提的一系列建议。法斯特所宣传的“那绝妙的东西——美国民主”，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侵略的好战的怪物——美帝国主义。

这一切他都故意不提，他却大发慈悲地为那三个匈牙利政府监禁的匈牙利反动作家诉起冤来了。这三个反

动作家的手，是因为参加了那个暴乱，沾上了人民的鲜血的。他不但不和人民一道痛恨这三个揮动笔杆的败类，却为这件事情，文不对题地向苏联作家协会抗議起来，而且把这抗議書发表在美国最反动的报纸上。象一切无賴的美国外交家一样，他想把这件事情嫁祸在苏联的身上，而且恶毒地挑拨着苏匈两国作家的关系，故意暗示，仿佛匈牙利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权。

真是无耻极了。然而最表現法斯特的鄙劣的地方，便是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埃及战争的歪曲言論。

誰都知道以色列是首先发动战争，勾結英法帝国主义，向埃及发动侵略的国家。英勇的埃及人民憤起反抗。地中海的硝烟，开罗的轟炸，塞得港慘絕人寰的破坏，使全世界的人民都被牵到世界战争的边缘。这是千鈞一髮的时刻，是强大的苏联严正而坚决的声明，吓退了帝国主义屠杀的军队，地中海上恢复了安静，为爭取自由的阿拉伯国家，保证了自由与和平的独立。帝国主义在得意忘形地进行屠杀的当口，被强大的人民的和平、正义力量喝退回去，这还是人类历史的第一次！

这个侵略的祸首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法斯特是一个自夸为充滿人类友爱的维护犹太利益的人，这时，他却看不见以色列統治者的残酷而狡猾的侵略政策，看不见被侵略的埃及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却点燃了自己的狭隘的种族仇恨，把苏联的正义行动，說成是“国际的排犹主义”。

苏联在經濟上获得的社会主义光輝成就，連法斯特这样的叛徒也难以否認，但叛变后的法斯特就忽然把它說成这是“不道德的社会主义了”。

甚么是他所指的“不道德”呢？

那就是苏联的无产階級坚决鎮压了反革命，并且不許那些反动派有言論自由。固然其中也有过錯誤，但是公开消除錯誤却反而使他更不高兴。他希望在苏联應該有这样一种民主，應該有一个永远是反对派的政党，以便輪流执政，象他的美国一样。这叫甚么呢？这就叫做消灭无产階級专政，重新建立所謂資产階級的民主，取消共产主义，取消給劳动人民謀得幸福和光明的共产党。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思想，难怪美国垄断資本家的报纸刊用巨大的篇幅宣揚他的文章，而且連声叫好了。

那个“絕妙的东西——美国民主”現在成了法斯特絕口称贊的对象。

那个“絕妙的东西”我們是領教过的。宪法上載着自由、平等和民主，但那是紙上画的糕餅。今天美国人口有四分之一（即四千万人）被偵探釘梢，成为警察特务追逐的对象。有形无形的階級压迫，日日在美国进行着，失业、迫害、經濟危机和无穷尽的对貧苦人的限制，把劳动人民事实上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沒有任何民主生活。今年美国企业主們，每天把4万人驅向街头，完全失业的有六百万人，而这些人只要求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早已談不上甚么民主的要求了。

自然，美国人民可以选举他們的国会議員和总统的，但这不过是允許被剝削的人选誰来代表垄断資本家和資產階級再来压迫他們就是了。

这是“富人的民主”，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片面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穷人和被剝削者，是陷阱和騙局。”（列宁：《无产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法斯特在他述說他的思想受哪些人影响时，心目中是沒有列宁的，但是列宁才引导我們更認識了資產階級民主和資產階級专政的實質。

“我是一个馬克思主义者，”法斯特現在还洋洋得意地这样講，但他故意抹杀事实，既不承認階級斗争，也不承認无产階級专政的必要，而这两者，恰恰是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部分。

但是，等到无产階級象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一样掌握了政权，并且实行专政的时候，他走上叛徒考茨基一样的道路，故意歪曲馬克思主义，把“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根本对立，好象无产階級专政以后，民主就死亡了。自然，法斯特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只有少数剝削者可以享受的民主），在这些人民坐天下的国家里是沒有的。但絕大多數人的民主——无产階級的民主，如旭日上升，得到空前的发揚。无产階級专政的巩固，正因为高度地发揚了无产階級的民主。

四十年来，苏联經濟、文化、科学和人民生活的空前提高，是苏联建立了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民主的結果。四

十年前，在苏联被污辱和被損害的劳动人民和少数民族，今天有了富裕和高度文明的生活。在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他們有了代表，他們的意志和願望变成了国家的法律。苏联的公民有权利向任何一个官僚主义者进行批評。批評与自我批評，連国家的高级負責人都不能例外。苏联的持久和平外交政策保障了世界和平。苏联不断地号召裁軍，反对冷战，在美、英帝国主义疯狂地試驗核武器的时候，首先停止核武器的試驗，主张召开各国最高級會議，来爭取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和平。

我們中国作家，看見苏联出現了无数的为无产阶级的民主而斗争的工农作家，是多么驕傲。他們写出了几千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为社会主义和神圣的劳动而服务的光輝灿烂的作品。然而这一切，法斯特一手抹杀，恶毒地罵着“暴政”、“不道德”、“屠杀和恐怖”，就象莎士比亚的夏洛克，一手举着匕首，一手抓着仇人，疯狂固执地要他的那“一磅肉”。

十几年来，进步的讀者对法斯特的爱护可謂至矣尽矣，尤其在苏联，法斯特的書不但大批出版，而且他还得到斯大林和平奖金。但正如他四年前所写的中篇小說《約翰如是說》的主人翁一样，法斯特的心里藏滿了金錢的貪欲，极端地羡慕百万富翁的享乐和美国式的成功。一个認識法斯特的美国著名作家說：“尽管他在共产党里，他的內心一直是孤独的。”就是說，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他不得不脱离党和群众。“从这种广漠的孤独中，生产了

一种强烈的自我陶醉，和一种通过作品要得到别人承認的渴望。他貪得无厌地要得到称贊，要得到成功。”

資產階級的走狗和說客們的嗅覺是灵敏的。举一个例，麦卡錫主義者的萊恩斯就来通消息了，他对法斯特講：“摆脫你心中的共产主义‘压力’（應該說‘真理’）重新加入‘自由人’（應該說‘剝削者’）的世界吧。”臭名昭著的反苏記者哈里·施瓦茨，也和他通上電話。以后，法斯特的尾巴就忍不住地向華爾街的老板們做歡迎的搖擺了。

他是曾經被美国資產階級的靴子踢来踢去的，但是現在，他扑在地上，不知羞耻地反过来津津有味地舐那双肮脏的靴子。

在他最近出版的反苏反共的書里，《赤裸裸的上帝》是最令人恶心的。

法斯特自命是“献身于真理”的“伟大”作家，但为了美国資產階級一根骨头，他公然宣称“在民主的資本主义社会里，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是戴着傳統的护身甲的，即使他不被了解，他的艺术也使他有权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

如果說真有这样一付“护身甲”，那只是奖給宣揚資產階級“道德”，为他們歌功頌德的文棍。历史上沒有任何一个为人民說話的作家，得到过这样一付“傳統的护身甲”。飢餓、監獄、統治者造成的人為的孤立，把一个有良心的作家逼到失望、穷困与死亡。无产階級作家的命运比这个还要慘。这样的作家是能得到尊敬，那是来自人

民方面的。人民倒是給予作家一种护身甲，那便是，人民的力量逼得資產階級統治者不得不暫時放下屠刀。

在這本書里，法斯特問：“为甚么苏联作家沒有向他們的政府挑战！”只有一个叛徒才能想出这样的問題。为甚么无产階級的作家要向自己的忠誠执行了无产階級意志的政府挑战呢？

法斯特不得不承認过去他“在美国作为一个作家的职业是受到妨碍的”。他用惋惜的口气，提起美国民主給他的封鎖，痛心地講說他“从比較富裕而成功的地位，落到为文学生命进行斗争的情况”。他的“工作越来越不那么为人們所知了”。对于他，这个貪得无厌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者，这大概是一个最沉痛的打击了。

他們成了叛徒，他們投入了“暢銷書”、聳人听闻的捏造、資本家宠爱的叭兒狗的世界里。

象許多骨軟神經酥的叛徒一样，法斯特翻了脸后，忽然在反动統治者皮鞭里（他是挨过这样的皮鞭的），看見他所謂的甜蜜蜜的东西，那“絕妙的美民主”。他发现他經過“残酷的經歷”之后，他还能“繼續为願意写甚么就写什么的权利而斗争”。法斯特，我看你不要再在脸上抹粉了，当你已經成了美国統治者的奴才，歌頌了他們的“民主”（那該死的保护他們剝削和屠杀的“民主”！），你写的就是你“主子”願意你写的，你还有甚么“斗争”可言呢？

关于共产主义运动，他又捏造一个卑鄙的謊話，“每一个作家不管他表面上看起来是怎样忘我的忠誠，……